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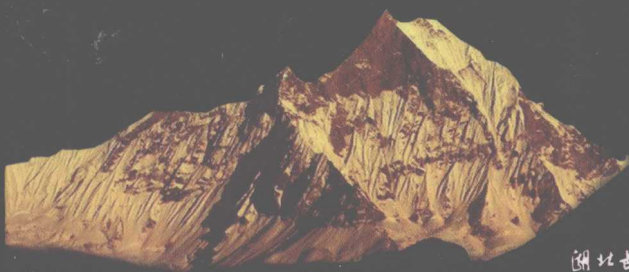
M I N G Y U N H U I G U I X I A N

命运回归线

mingyunhuiguixian

mingyunhuiguixian

李培刚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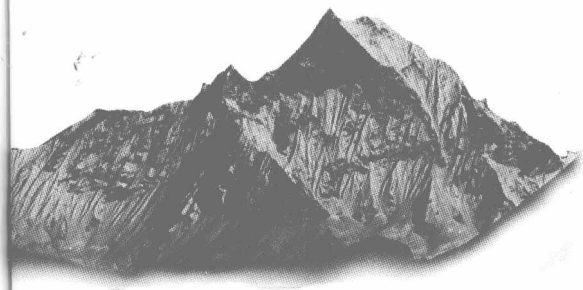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mingyunhuiguixian

命运回归线

李培刚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命运回归线/李培刚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1

ISBN 978-7-5354-3654-2

I. 命…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4385 号

责任编辑:秦文仲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贺 凯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出版: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长江文艺出版社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武汉明天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00 毫米×1010 毫米 1/16 印张:19.25 插页:2

版次: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70 千字 印数:1—1000 册

定价:30.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李培刚，1962年生，湖北仙桃市人，毕业于湖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现湖北警官学院）。一生只事两种职业：曾任乡村民办教师，现任基层人民警察；一生只有两个偏好：读些闲书，写些拙文，计有诗歌、散文、报告文学、专业论文约50余篇20余万字，杂陈散见于各级各类报刊杂志，与他人合著通讯类专集、治安类专集各一部。

飞散了魂魄，淌尽了心血。写完她，我个人的情感世界里暂时只剩下一些断壁残垣和一些垃圾废斜。整个的人，也就暂时只剩下头颅里一些七零八落的记忆碎片，犹如决战后的死寂，黎明着的黑暗，地震后的荒芜，严冬里的苍凉。写完后，我必须重新构建我的精神家园。

我非常非常地想写。这些人，这些事，这些想法，如魂附体，如影随身，他们在我身前奔走身边纠缠，在我面前诉说耳边呼号。我不动笔，心神不宁。

我当然也非常非常地怕写。我不太懂文学，更不精通小说的构架，特别是长篇。我怕描述不准，使美的不美，丑的不丑；我怕议论不对，使黑的的黑，白的不白，是非不辩；我怕以嘴不当，无病而吟，令人生厌。

现在，我非常非常地担忧这本书的命运。信息时代，纸媒已衰；长篇之中，精品如林。一大批作家雄踞一方，笑傲文坛，引领潮流。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文学业余爱好者到哪里去找席位？担心这本书犹如浪人流于野岭荒郊，孤苦零丁，无处落脚；担心这本书犹如弃儿，偏于书市一隅，尘埃满面，无人搭理；担心这本书犹如异端，失于构建常识，悖于文字规则，倍受讥讽与批判。

作为一名才疏学浅、心如止水的习作者，我不会企盼书稿创造什么奇迹，当然更不愿因之而影响伤害他人。人物虚构，情节杜撰，请勿用心。

既然想写，既然写了，我还是满腔赤诚、牛恭牛敬地将之双手奉献。

献给所有的人民警察！

献给所有的人民教师！

献给所有的读者诸君！

● 引 子 ●

南北回归线,地球上一个重要的标志线。

二十三点五,宇宙间一个魔幻般的数字。

它是赤道之北和南的两个赤纬圈,南北纬 23.5 度线各称南回归线和北回归线,分别是太阳所能直射的最南和最北的界线。夏至日,太阳直射北回归线后转而向南;冬至日,太阳直射南回归线后转北而去。两线之内,阳光直射,赤热炎炎,称之热带;两线之外,阳光势微,称之温带;甚至绝无,称之寒带。自始而然,亘古不变。

回归线,它是太阳无能突破的一个大限!

回归线,它是阳光无可逾越的一个极点!

回归线,它是上苍无法弥补的一个缺憾!



文学是一种感恩

——致李培刚

(代序)

培刚先生：

谢谢你专程来汉看我。当然这谢谢是为了文学的名义。在个人选择越来越多元的时代，一些人亦借口多元化放任个人私欲。你在强力部门担任要职，能在几年的孤单独处中写出一本厚厚的《命运回归线》，此种气质的人文价值取向无疑是古典的。

实际上，回到文学，比皈依宗教的意义还要重大。

对文学以及其它艺术的需要，完全是出于一个人灵魂的驱使，而与饥寒饱暖无关。历经沧桑不褪色的文学不是没道理地凭空而来。这种道理是人生命中的绝对隐秘。就像我们对着大海无缘无故就开始景仰她欣赏她的壮丽磅礴和深奥，可大海真的就这么一说就清，我们在潜意识里就没有别的什么想法吗！难道就没有因为人是从海里进化而来、所以人的基因里至今还保留着对大海的亲 and 性吗！在所有艺术形式里，文学最受偏爱，除了她最容易让人感动，难道就没有人在选择文学时首先是因为她包容了最多的浪漫、最大的期望和最失败的情爱悲欢吗！难道就没有文学可以向人提供一种虚拟的参与、虚构的发泄、虚妄的激情吗！

所以，文学是一个时代的奇迹。文学是黑暗中的一种光明，是平庸中的一种浪漫，是无奈中的一种反抗，是残酷中的一种温馨，是糊涂中的一种警醒；或者是与此完全相悖，是光明中的一种黑暗，是浪漫中的一种平庸，是反抗中的一种无奈，是温馨中的一种残酷，是警醒中的一种糊涂。文学绝然不同的取向，决定了它是无法约束的。在它身上有颇多的上帝意味，在理论上，上帝永远只是一个，进入到每个人心中的上帝却个个迥然不同。文学也是这样，写作者与文学的每一次遭遇所产生的结局都是

不可以重复的,因此我们见到的每一部文学都有让人惊讶的地方。一部文学作品的诞生是一个人生命升腾灵魂出窍的结果。我们常常在冥冥之中感受到一种召唤,随后心就被什么拿走放进油锅里煎熬,这时候除了写作我们无法自救。结果自然可以预料:还有什么能比在拯救自我中所表现出的忘我,更让人回味无穷更让人百读不厌!这些感觉是相对每个写作者而言的,对你也不会例外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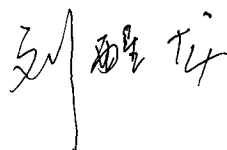
好的文学,其中倾注的必定是一种深沉之爱,和那些因为小康了隐隐而来的忧郁和痛楚。好的文学,会是书写者的灵魂形态,能够用来散布宽厚,宣扬达观,标记灵性。是书写者重新回到普通人位置,与物欲横流的越来越猖獗所进行的个人阻渡。

几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写过:一个活在人生里的人,总得在面对一些事情时怀着敬畏之心。一个丧失敬畏之心的人,在当下可以说成是另类,迟早有一天会成为败类。文学不是神坛,文学也不需要神坛。然而,文学的本质必须贯穿不容亵渎的神圣。一个视文学如生命的书写者,就应该像呈献一样郑重其行为,让文学重新回到令人肃然起敬的境界。文学是一种可能,是一种对抗现实荒谬的希望。作为书写者所提及的上帝,寻找并提供的不过是如何给人和人生审美的途径。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一切东西就都是合理的了。我想说,如果上帝是真实存在,几乎一切的东西都要重新考虑如何使自身变得合理。健康的文学一定是自始至终都不肯让高蹈的精神出现丁点低就。所以,最终你会发现和理解,在文学背后,是对仇恨、暴力、淫秽、恐惧、无耻、虚妄、妒忌、猜疑、绝望、死亡等等反价值观的仁爱的和解。

文学的使命重在过程。正如我们心怀感恩,不断地向着一个目标张望或者走去。在行走的最远处,是盼子归来的垂垂老母,还是浪迹终身的断肠之人?是高天之下的一座高山,还是厚土之中的一尊瘦石?更或者是在视万水千山丛林莽莽为无物之后,最终所得到的只是一棵弱不禁风的小草?这看上去貌似命运的东西,也就是每个人终其一生所能达到的境地。对此,除了感恩之外,难道还能去强求给自己以重生的机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学也不能替我们多出一份人生来,然而,文学却可以使人生得到有效的延长。至于延长到多少,则只有依赖我们的造化。

“一生总现两类特性：脚踏实地低调严谨，胸无大志散淡随遇。永不消失的记忆是那袅袅的炊烟和夕阳下点点的鸦阵；永不忘却的纪念是那曾经清澈的渠水和广袤的田野及田野之中那所孤单的村办小学，还有警察生涯的点点滴滴。”我喜欢你写的这段话。天才若笨，大雅无形。你这些话已将自己书写的要义表达出来了。再让我来作“序”，似乎是添足了。只好以书信代之，不敢称序。切望见谅。

秋安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three characters: '刘', '醒', and '安'. The characters are written in a cursive, flowing style.

2007年10月28日于东湖

● ● ● 1 ● ● ●

这是一片异动的天空。

金秋坚韧不拔不肯离去,寒冬迫不及待企图侵入。两个季节在这块平原上艰难交替,两股力量在天地之间残酷争斗。冷风突起,阵阵递紧,低空盘旋,树枝劲舞,落叶翻卷,尘埃飞扬;天色也不明快,不见清澈,不见蔚蓝,更不见彩云。一层层、一朵朵的乌云气势汹汹地扑向太阳,撕扯着,纠缠着,侵削着,遮挡着,妄图将之包围,使之隐退。还有闪电在稍远的天边,不时划过,面目狰狞,伺机进攻,更添几分惊悸与严峻。然而,太阳却无所畏惧!它坐镇天际,傲视苍穹,它永久恒定,光焰万丈。它无视风的战叫,云的包抄,无视闪电的助威与雷的意欲出击,顽强地、机智地探出头来,从容地俯瞰着这片广袤的平原,毫不退缩地把千丝万缕光芒洒向大地。

这是一幢巍然而立的大楼。

在这座中等城市的中心地带,在风的冲击与闪电的示威之中,在秋阳的沐浴与抚慰之下,一幢地标性的大楼拔地耸峙,傲然而立。

大楼主体根植深层,形似长剑,锋插云霄,直指九天,通体纯净,上下一色;两边附楼,左右拥立,错落有致,相得益彰。十棵绿桐,树身笔立,树干光洁,叶绿枝青,整齐划一,威武俊逸,英姿勃发,若一排哨兵分立两旁。整个楼宇形态如山,厚实稳重,冷峻威严,孤傲亮丽。

这是一间简洁的办公室。

本色木门,普通门锁,门楣无牌号,门身无标识。室内一桌一椅,一部电话,一台微机。墙壁上无字无画,无缀无饰,纤尘不染,四周皆白。

然而,这又是一间有着心脏和灵魂的方寸之地。倚壁而立的书橱里,装满了各类书典,各种文件,林林总总,琳琅满目。

一只打开的文件夹,放在办公桌中央,静静地候着主人的阅读。

那里面,是一封布满领导批示的群众来信。

任何人看到这封信都会怒发冲冠怒火中烧,都会诅咒案犯,问责公安;任何一个民警看了这封信都会羞愧交加憎恶交加,都会摩拳擦掌,拍案而起。

上访信是平川市中南镇石礅子村农民赵友理所写。从文笔上看,可能是找乡土秀才、民办教师、文学青年代笔。他分别寄给了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妇联和市公安局领导。

尊敬的各级领导、各位领导、各位包拯、各位青天大老爷:

和你们大多数人一样,我是孩子的父亲,是两个女儿的父亲。但是,这两年来,我是人世间天底下最悲惨最哀伤的父亲。我的两个女儿分别在前年和前天,在同一所中学遭受歹人践踏。老天不公,上帝不公,我对孩子太不公平了!太残忍了!十三四岁的孩子,如花似玉含苞待放的花季少年,何以遭受如此伤害如此残害呀!人民的政府人民的青天要为我们做主,为孩子申冤哪!更重要的是,案件还有可能发生,还会有无辜的孩子受害。

公安干什么去了?公安是干什么的?谁来还我校园安宁,谁来还我孩子清白,谁来保证老百姓的安全?

.....

这是一个农村劳力用血写的一封信,这是一个黎民百姓用火写的一封信。这封信是对罪恶的控诉,是对公安的批评,是对政府的希冀。

市委书记阮世华的批示,只有一个字——破!字大如砚,字黑如墨,非常醒目,非常骇人!

市长曾天龙的批示也有个“破”字,但前面多了三个字,合起来是一月必破!

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田文初的批示更严厉、强硬,也更啰嗦——活了大半辈子,没有听说过这么稀奇、这么严重的案子!公安机关真的是干什么去了?领导有没有问题?干警有没有问题?前年的案子是否让人侦破?是谁带队?为什么没破?公安局是英雄还是别

的什么,就看这个案子能不能破,什么时候破。结果要上报市人大。

还有市委副书记郭道坦也作了批示:大案大事,专班专人,一月一战,不破不休!一如郭书记平日的作风,鱼清水白,干净利落,画龙点睛。

● ● ● 2 ● ● ●

古老的平川河没有了早先沿岸翠绿的芦苇、低矮的桑梓和杂草,没有了早先蝉的嘶鸣、鸟的啁啾和蛙的低吟浅唱,没有了早先清澈见底的河水 and 水中成群结队嬉戏觅食的鱼虾。

只有两岸的残枝败叶、断砖剩瓦,只有沿途的工厂农家排放的废水污水潺潺注入,只有河心浑浊的流水在蠕动在呻吟。

118国道在这里与平川河为邻,平行延绵;汉江在以北十里与平川河相应,岁岁相守。

中南中学就坐落在118国道及平川河以北三百米处。

这是一所初级中学,操场大而杂乱,杂草丛生,树木不很规则地站立着,多少给学校添了一些生气。房子多而破旧,只有主体教学楼是三层楼房,其他如学生宿舍、教师办公室、厨房等都是清一色的平房,分布在校园内。有围墙与外界隔离,高,且墙顶有破酒瓶、玻璃渣之类,很是吓人。学生大多是周边二、三公里范围内的农村孩子。远一点的、家庭经济状况好一点的学生住读,多数则是走读,早去晚归,晚自习后三五成群结伴而回。

二〇〇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随着晚自习下课铃响起,寂静的校园开始热闹。呼朋唤友、说唱喊叫声此起彼伏。对这些孩子们来说,一天的紧张、艰苦的学习结束了,可以尽情嬉闹,尽情呼吸田野空气,可以回家享受家庭温馨和父母的疼爱。

三年级女生赵俐俐与同班同村同组的三名男生结伴回家。四辆自行车叮叮当地出了校门,借着月色天光,借一把手电,向塄子骑去。过了平川河,过了118国道,再走半里地,过了三清高速公路涵洞,就能隐隐约约看见一个村庄。俐俐的家,就在塄子头上。

这时一辆摩托车突然从他们的车队后蹿上前,拦住最前的赵俐俐。俐俐被迫下车,被摩托车手一把拽住,自行车倒在路边。还没有等几名男

生反应过来，车手已挟俐俐上车，调头朝北面飞驰而去。

一切都发生得过于突然！三个男孩子被眼前的事件惊呆了。他们一时无法准确判断这是怎么回事。在一名男生的建议下，他们决定到俐俐的家里去报告。

摩托车沿中南乡级公路向汉江大堤方向狂奔。毫无思想准备，毫无防范能力的孩子在车手的怀里瑟瑟发抖。她瞪着惊恐的眼睛搜索着前方的光明，盼望着有老师、有同学、有家长来帮助她。十三四岁的孩子，她只能判断，她遇到麻烦了。随着驾车男子的一只大手不时在她胸前、下身摸来摸去，她已经意识到了什么。她忆起了姐姐两年前的悲惨遭遇。

前两年的夏天，姐姐与她现今年龄相仿，但个头要大，出落得更高挑丰满。姐姐当时也是初三，上住读学校。

那个夜晚比今天更黑暗。初三年级女生共六人住在学校东边平房101宿舍，都已进入梦乡。年纪稍大的赵玲玲被一阵异常响声惊醒。她看到一个黑影正站在她的床边。玲玲发出一声本能的惊叫，慌忙用被子将整个头部盖住。

她的被子是这个蒙面魔鬼揭开的。强加给她的有脖子上的一把尖刀，还有撕心裂肺的疼痛与无穷无尽的屈辱。其他五个孩子全都被惊醒或被打醒，全都受到这个魔鬼的猥亵。

这场灾难这场罪恶整整持续了一二个小时。这期间孩子们有很多呼救、外逃的机会。但是，她们太弱小了，太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她们寄希望于魔鬼的良心发现，善心发现，尔后自动中止，自动离开。六个孩子的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后来她们相继辍学，相继外出投亲靠友、种地打工。

当时，副局长龚正宇率市局刑警支队技侦人员赶赴现场，已是凌晨五时。现场已被几个受害的孩子细心处理，破坏程度很大。侦查专班在中南镇驻扎了三个多月，排查了几十名嫌疑人，但终无所获，直到中部镇又一起更为严重的暴力案件发生，龚正宇和他所率刑侦精锐不得不先行撤离，奔赴另一个战场。

摩托车沿一条斜路冲上汉江大堤，又几乎是径直地冲下去，冲往江滩，往东冲到一片平缓的草坡上……

一个小时后，摩托车载着俐俐从另处一条土路返回118国道，将俐俐放到学校附近，飞也似的朝西开去，消失在茫茫暗夜。

● ● ● 3 ● ● ●

还是龚正宇当主帅，还是张剑当先锋，副支队长景铁兵加盟侦查专班。

这一次，龚正宇面对的对手更成熟、更狡猾；面临的压力更沉重、更多层次、多方位。老百姓对专案组充满了讥讽，受害人对侦查员充满了艾怨，四大家领导对公安局充满热望与高压。龚正宇心里清楚：此次出征，关乎公安形象、政府形象，关乎刑警的荣誉与刑法的尊严。案子不破，公安局无法从中南镇走出去，无法从上次侦破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

连中南镇公安派出所的几名民警在内，侦查专班十个同志在学校附近的一家个体旅店安营扎寨，占据一个单间，两个多人间。龚正宇独居一室，张剑、景铁兵分别与几个弟兄住另两间。实际上他们完全占领了这个旅店。本身规模不大，余下的几间房也没有客人再来凑这份热闹。

临场分析，也是战前动员，就在这家私人旅店的天井里进行。天井只有十几平米，中间一个小水池，内面潜伏着几条黑鱼和鲫鱼。

“同志们，案件发生在同一所学校，不幸降临在同一个家庭。对社会来说，这是怎样严重的事态，对受害人及其家长来说，这是怎样巨大的悲哀！对我本人及平川的警察来说，这又是怎样的失职与挑战！如果这前后两年的两起案件是同一人所为，我们对这个受害的家庭，对这个家庭的两个孩子有罪，罪不可赦！”

“今天，我们这上十个同志为这起案件走到了一起。我们没有了退路。我们曾经从这里很不光彩，很不情愿地撤退过一次。因为这次撤退，平川市的公安机关蒙受了耻辱；因为这次撤退，嫌疑人更加猖狂。我们只能在这里住下来，我们只能从这里追下去，我们只能从这里拼起来，直到破案！直到党和群众对这件事的处理结果满意！”

.....

“下面，请张剑支队长布置专班工作。”

龚正宇大约讲了半个小时。会场气氛始终凝重，他的心情始终沉重，声调始终低沉。他还讲了对案件的分析，对案犯的刻画，以及对疑犯居住地的判断。要是以往，他肯定会幽默几句，缓解一下紧张，调动一下情绪。但是今天，他完完全全没有那种闲情逸致，没有那种决胜千里之外的豪

气。他认为,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战场,在这块平川河灌溉的土地上,他已经打了败仗,他至少曾经打了败仗。

张剑作为刑警支队长,已经相当成熟,相当老辣,完全按龚正宇的布局再加上他自己的经验,把专班分成若干个小组交办了工作,指明了方法。

龚正宇只带了司机,连夜赶往省城,赶往省公安厅。他要督促刑警总队技术处的专家尽早把此案的DNA做出来。他要解开一个心结,这发生在中南镇的两起案件是不是同一人所为?换句话说,他最关心的也是最担忧的是:这赵氏两姊妹是不是被同一恶魔所害?

他到达之前,省厅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的同志已经开始了对此案物证的检测,并且也已经找出了两年前那起案件的DNA图谱。

龚正宇几乎是一夜未眠。巨大的担忧、自责噬咬着他。他为两年前没能及时拿下那起案件懊恼不已,羞愧不已。其实,两年前的责任怎么也不能由他全部承担。作为全市分管案件侦查的副局长,很多时候,他身不由己。他的工作常常由犯罪嫌疑人安排,由各级领导安排。转战南北,四处灭火,是刑侦工作的常规常态。

次日上午,不等上班,龚正宇就跑到了省厅刑科所的门口。年轻漂亮的女工程师接待了他。告诉他平川市的两起强奸案的DNA图谱从图像、波峰到排列次序几乎完全一样。

龚正宇没有听完看完,就像霜打的茄子。对工程师的笑容非常勉强,完全是挤出来的了。此刻的龚正宇,就像法庭上被宣判有罪的被告。尽管不会有很多人公开指责他,但是,他已经自觉地承揽了两年前的这笔沉重的心债。

龚正宇赶回那家小旅店正是吃中饭的时间。他脸色铁青,一言不发,弄得同志们非常紧张。

“看来,我们要调整部署,充分考虑前年的那起案件给我们的信息。”张剑就是张剑,他什么都知道。

晚上,龚正宇接到局政治部主任的电话,接市委组织部通知,本月五号即四天以后,全体副职领导进行述职,并接受全局二级单位正职干部们的现场测评。

龚正宇被案件搞得心烦意乱,一下子没能领会此次述职、测评的重要性及残酷性。他想届时到会上即兴说几句算了。

半个小时后,局长高千秋要通了龚正宇的电话。

“政治部通知了你吧?哦,通知了。告诉你,事关重大,事情紧急,务必高度重视,充分准备。由于市委近几年提拔、照顾安排到各处局领导岗位的人数太多,严重超编,严重突破职数,省委组织部指令,平川市委必须自查自纠,立即整改!所以市委决定:处局领导班子中的副职,凡年满五十三周岁的,一律离岗;还超职数的处局,由其二级单位的正职干部及本届局领导现场测评,现场唱票,现场决断谁留谁走。”

龚正宇听了也不由得一阵紧张。

“公安局现有局领导十一人,除去局长、政委两名正职,实有副职九名。这大大超过了省公安厅规定的直管市的公安局领导班子两正六副的上限。这就是说,我们局除去一名年龄到点的副局长,还有八名副职,必须下掉两名。市委考虑到公安局的实际情况和公安工作的超大超强工作量,采取了一个变通办法,让已五十一二岁的马副局长不占副职职数,但还继续干一两年后离职。这样,落下实来,在副职当中,还得去掉一名。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这已经是最好的状况了。他妈的,谁下谁不下呢?市委不好定,我这个局长也不好定。最后决定,交给广大中层干部来评议,来裁判,来取舍。最最让我担忧的是,如果得票数不能超过选票张数的三分之二,必定下台!有几个下几个!下得不够职数了,今后再补充!乖乖!这一招真是厉害!严峻!”

龚正宇听得大气也不敢出。他倒不是对自己没有信心。他担忧的是,每每干部有个什么风吹草动,各种不正当竞争,各种不正当手段,各种不正当关系,都会使出来,用出来,跳出来。龚正宇本人在这些方面天生的迟钝。他有点担心会吃苦头。

“案件怎么样?进展不大?不着急。这两天你必须抽点时间写出述职报告。你事情干得多,功劳也不小,按说顺利过关是没有问题的。但也不能掉以轻心。对此次测评的态度、对台下近百名中层干部的态度,非常重要。好好准备,按时参加。好,就这样,辛苦了!”

前线战事紧张,后方形势又这么严峻。龚正宇不得不坐下来,好好考虑一下怎么述职,怎么汇报。近几年的戎马倥偬、刀光剑影、出生入死,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近几年的毁誉荣辱、得失功过、酸甜苦辣,像漫堤的江水,一阵阵一浪浪袭上心头。

那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如注的热血……

● ● ● 4 ● ● ●

二〇〇〇年八月二十六日晚。平川市中部镇张湾村。

夜幕覆盖着村庄,除偶尔有几声犬吠,几声蛙鸣,显得格外宁静。其实,一起罪恶正在村子里发生。

位于村湾中间的张望平家,其妻已被两名蒙面歹徒捆绑控制,呼喊不得,挣脱不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刚满四岁、正在发高烧、睡得迷迷糊糊的儿子张小希被人掳走。张妻惊恐万状又心急如焚,用双腿使劲将睡在脚头的女儿捅醒。在女儿的帮助下,解开绳索,抓出口中毛巾,跌跌撞撞地跑到室外,发出凄厉的呼叫。

凌晨一时许,平川市公安局副局长龚正宇、刑警支队支队长张剑、副支队长景铁兵等人从中南镇的案件侦破工作专班宿营地赶往中部镇。

现场勘查发现张家正房面墙被拆了一个大洞,洞口留有一双手套、一把水果刀和几枚残缺鞋印,关联现场留有摩托车印迹,此外再无其它发现。

指挥部在案件性质不明,歹徒身份不明、人质下落不明的紧急情况下,兵分三路开始工作:

- 一路在 118 国道平川段的東西两端设卡,阻止歹徒携人质外逃;
- 一路在张湾村全村搜巡,防止歹徒就地潜伏再行作恶;
- 一路开展现场访问,以发现歹徒踪迹。

次日上午,案情分析会议在中部镇公安派出所召开。大家认为,张家待人友善,与乡亲相处和睦,应无人报复绑架;户主张望平案发时在外做生意,与人无争,不会成为其子遭难的原因。那么,剩下的就只能是张家